

月华系列之

II

笑 白 玉 妃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犬犬◎著

一个关于远古的神话，一段回肠荡气的爱情

腾讯网第二届原创大赛“读者最喜爱的作品”第二月票榜冠军

朝華出版社

第一皇妃

II 犬犬の著

月华罗系列之



 朝華出版社



下部导读

为了爱他，她选择抛弃一切，留在这三千年前的遥远时空。她成为了古代赫梯帝国地位最高的女性，却是不愿加冕的皇妃。她掌握了赫梯一半的政治军事，却被皇帝终生软禁。

她是个母亲，却不得不为了十万大军，牺牲自己的儿子。放弃一切后，她究竟得到了什么？为什么，他不相信她？可是又为什么，他还是听不到那句“我爱你”？！

或许爱情本来就没有颜色，即使有，也透明得让人看不清楚。这场爱情带来的到底是喜悦还是悲伤，请看作者来诠释这段历经千世的爱情。



目录 | •
CONTENTS | •

YUE
HUA
LUO
XI
DI
YI
HUANG
FEI

- 1 第一章 女神对女神（下）
8 第二章 米特女王
20 第三章 另一种爱
27 第四章 伊斯的抉择
41 第五章 女王登基
49 第六章 预言
54 第七章 地狱三头犬
61 第八章 魔神斗
74 第九章 千世情缘
85 第十章 箭痕
90 第十一章 纷乱
97 第十二章 轩然大波
108 第十三章 新的生命
113 第十四章 惊诧
117 第十五章 寻找答案
124 第十六章 皇帝的过去
132 第十七章 翻案
136 第十八章 扑朔迷离
142 第十九章 最后的谜
152 第二十章 真相大白
158 第二十一章 身世之谜

- 166 第二十二章 结案
- 171 第二十三章 权力与守护
- 179 第二十四章 满月大典
- 186 第二十五章 暴风雨前的宁静
- 192 第二十六章 决战
- 197 第二十七章 诀别
- 201 第二十八章 救命
- 206 第二十九章 婚礼
- 212 第三十章 觉醒
- 217 第三十一章 另一个开始

第一章 女神对女神（下）

阿尔缇妮斯惬意自如地斜靠在软榻上，娇颜带笑，洒脱自如，七分灵雅，三分飒爽，把玩着手中润泽的葡萄。她抬眼瞥向站立于殿门外惶恐和讶异参半的卡布，知道他此刻心神俱乱，为命令，也为昨夜亲眼所见的神迹而踌躇不定。

他并不是她真正要对付的人，但主谋却是和他有莫大的关系，估计此刻正磨刀霍霍地准备置她于死地吧。无奈啊！这不是她想要的，却必须去面对。

因为她还不想死，更要保护好一群跟在她身边的人。这该来的，想躲也躲不掉。

“有事吗？”即便知道他来此的目的，但表面上她仍旧摆出一副疑惑之色，站起身，她问道。

卡布听闻，恍然收回视线，心中慌乱不已。昨夜的一场神迹至今清晰无比，眼前的人儿，钟灵毓秀，容姿绰约，怎么瞧，都像是昨晚神殿中见到的女神。但她又为何出现在此，又为何会是父亲口中所说的叛军首领？他脑中闪着千万个疑问。

捉也不是，放也不是，这可如何是好？可是既然来了，命令也收到了，总不能不了了之了吧！

他定下心神，俯身拿起掉落的佩剑，说道：“奉命捉拿米特叛军首领。”

“队长要捉我去哪？”她问得谦和有礼，此时此刻，冷静沉着是必需的，稍有差错，就会全盘皆输。计划只实施了大半，另有一小半要继续，既然身份已被拆穿，她也不需要隐瞒了。

卡布见她毫无惧色，完全没有反驳或是抗拒之意，她分明就承认自己是叛军首领。但……昨晚的女神又怎么解释，他的脑子一团混乱。

“队长不需要烦恼，带我去见你奉命抓我的人就是了。”察觉到他的犹豫。她轻笑出声，移步走到他跟前，看得出他有着淳朴的个性，黑眸清澈，正气凛然，心中所想之事，都显现在了那张俊逸纯真的脸上。这件事情本就和他无关，她不想为难他。

她身后的一干人，也紧随其后，严阵以待。昨晚回来的时候，她就交代过，敌不动，他们也不动，一切静待和主谋见面再说。

清灵悦耳的声音让卡布猛地抬起头，黑眸瞬间对上笑意浓浓的美眸。冷不丁地视线交汇，让他这个年轻的少年涨红了脸。眼下之景，就好比昨夜在神殿所见，伊人近在咫尺，笑颜相对，美艳不可方物。不同的是，她身上清甜的香味让他的心一悸，泛起丝丝涟漪，下意识地退后了几步，他跨出殿门，说道：“请这边走。”

说完，他愣了一下，抓人竟然没有镣铐，也没有武器相对，反而恭敬有礼，岂不是很荒唐。他鼻间再次嗅到一阵清香，白衣从眼前晃过，他才惊觉，她已经走出了殿门，向前款款走去，他慌忙跟上。

严守在殿门外的侍卫，也惊觉事情透着微妙的变化，也不敢上前阻拦。眼前的女子高贵非凡，有一种威慑，让人不敢对她不敬；更甚者，她身后站立的四名男子，个个严峻冰冷，眼放凶光，其中最为魁梧的壮汉，更是守护在她身边，亦步亦趋。

见队长都恭敬以待，他们还能怎样，莫名之余，只得跟上前去。

卡布急跨了几步，走到阿尔缇妮斯面前，火红的脸颊浅了几分，说明要带她去的地方。

她颌首，依旧笑颜明媚，轻松一片，反倒是他有些急了，不禁说道：“元老院的几位官员都在，还有亚莉侧妃殿下，您……”

这话说得有点不妥，这官员中毕竟还有自己的父亲，话中有点胳膊肘往外拐的意思，其中掺杂的心思，现下他无法理清。只因昨晚的奇景和眼前的女子让他惊异。身为军人，对阿尔玛女神是绝对崇敬的，行为也跟着下意识地恭敬起来。

阿尔缇妮斯挑起眉骨，有些诧异，昨晚的计划也只不过渲染了女神降临之说，让他不敢兵戎相对。毕竟绑着她去见人，气势上就明显不足，另外就是她这样大摇大摆地去会面，那些要对付她的人是必会有一种压迫感。他如此恭敬倒是不在意料之中，不过更证实一点，神的影响果然大，看起来一切进展出奇顺利。

★

有人天生就属于王者，也有人天生就是胜利者，无论哪种都注定了不是平凡人。那种形于外，睿于内的风采，旁人只需一眼就能觉出一二。从阿尔缇妮斯踏入议事殿的那刻起，锋芒就盖过了所有的人，泰然自若的神情，仿若心有丘壑，一颦一笑都显示着一切都尽在她的掌握中，直立于千兴师问

出怒意，“你就算再狡辩也没用。”

她耸了耸肩，说道：“从头到尾就是你一个人在说，我只字未提，哪里算是狡辩？就事论事而已。”

“很好，你以为我对付不了你。”默卡比感觉全身的血液都直往脑袋上冲，几乎淹没了他的理智，她太过冷静，冷静得让人胆寒。

她冷笑出声，故意激他，“的确，以你的能力要对付我，还差一大截。”不过是个帮凶，她没兴趣理会，她要对付的是幕后的主使者。她美眸环视整个厅堂，视线落在那隔着纱帘的后厅，一抹人影寄居于后，她脸上的笑意更浓。

“她”该是出来的时候了。

果然，默卡比被她激到了，黑脸变成了猪肝色，怒气满溢，大手一甩，疾步走到纱帘后。不一会儿，又急步而出，一脸的得意之色。

她莞尔，看来“她”还不肯露面，可谓谨慎异常。也对，在这里出现，等皇帝回来之后，“她”或多或少都脱不了关系。这场会面，处于幕后会安全得多，如果东窗事发，还可以推得一干二净。这世间凡是和权势地位沾上的女人，都不是等闲之辈。

心下也有些感叹，“她”如此忍耐压抑，不露神色，装出一副不涉争斗，娴雅柔婉的模样，以皇帝的精明，真的察觉不出吗？

她苦笑了一下，这就是所谓皇帝的女人。荣华富贵又如何，日日都得活在尔虞我诈中，钩心斗角，处处算计，活得太累了。而她绝不想成为这样的女人，宁愿孑然一身，翱翔于天际。

突兀地，背上感觉到一记轻拍，她回首，入眼的是卡尔凝重的神色，她不由得问“怎么了？”

“主人，会不会太过激进了？”他言道，激将法有利有弊，惹急了兔子也会咬人的。

“她不出来，怎么斗？”只要赢过“她”，危机就能解除。一切的一切都是因“她”而起，也该因“她”而结束。

他颌首，表示明白，摸向腰间暗藏的匕首，又退了回去，视线机警地环视着厅中的数人。身为护卫，无论何种情势都必须保护主人，即使明知道她运筹帷幄，也不能放松警惕。

她安抚地轻拍他腰间的大手，视线穿过他，落到另外三个同样神经紧绷的男人身上。智者千虑，她心中早已拟下了对方的后招，也是杀手锏。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无需担心，她用口形说了句，“放心，我绝不会有事的。”

四人看到了，也明白了，然后回以一笑，放松了神经，与她一起面对逐步而来，看似胸有成竹的默卡比。

他手中拿着一块令牌，黄金打造，色泽橙黄，上面刻有一排字。绝不会是什么好东西，越看越觉得透着诡异。

他举起令牌，兜了一圈，让所有官员都看了个分明，看过之人脸色尽变，青白、惊颤皆有之。然后视线齐刷刷地射向阿尔缇妮斯，惊恐中满是杀意。

她美眸含笑，知道自己猜对了。

令牌出现在她眼前时，学了几个月的楔形文字也算有了成果。她看懂了，这些比抽象画还难懂的字体，上面表述着：“战争女神，预言下达，银发之女，必是妖魅，如若不除，国则不祥。”

她冷笑，女神的神权原来真是可以如此滥用的。

她抬眼看向默卡比，他脸上阴冷嗜血的神情，狰狞无比。看得出是非要置她于死地不可。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他意气风发地开口，透着残忍与血腥。

这话倒像极了中国古代的监斩官对刑台上即将被处决的犯人说的话。如果不是场合不对，她还真想大笑三声。

“你以为凭这个就能杀了我？”亏他还是元老院的议长，愚不可及。

“连女神都说你是祸国的妖孽，你还想狡辩?!”他重重地晃动着手里的令牌，厉声说道。

她嗤之以鼻，拿鸡毛当令箭，有何所惧。转身背对他，不想让自己的笑脸太过明显，等笑够了才回视他说：“我也有样东西想让你看一下。”

他不明所以，刚要怒骂，手中便被塞进了一片泛着银光的树叶，他当下愣住了。

“上面写着什么?”她问，气势如虹。

他看了一眼，抖动着手中的叶子，发现在她的手离开后，树叶上银光消散，变成了翠绿色，这是……月华罗的树叶!

他瞪大眼睛，惊骇地看着她。这怎么可能?众所周知，月华罗只会在夜晚才会发出银光，而现在，他看向窗外金光四射的太阳。

“你……”他抖着唇，却说不出话来。

她璀璨一笑，手指又轻碰了一下他手里的树叶，瞬间翠绿的树叶泛出闪闪银光，灿若星辰;当她的手离开后，树叶又恢复了原色，她犀利的视线扫过众官员，再落回默卡比惨白无血色的脸上。

“要不要再来一次?!”

听闻啞当一声，他手里的令牌应声而落，骇然地退了几步，不可置信地来回在树叶和她的脸上流转。

“你是谁?”他问得颤抖，问得心惊肉跳。

他慌张的神色顷刻间蔓延开来，身后的官员们手脚冰冷地等着她的回答。

“今早，你也收到了，而且也看到了红色祥云，对吗？”她逼近，脸上萧瑟冷然，紫眸精光闪烁，轻柔的语气不怒而威。昨夜之计，为的就是此刻，神迹还未消弭，又来一次亲眼所见，会如何？

老实说，她也没想到会用到这一招，她本来打算找回二十一世纪的方法。可谁知，树是找到了，她却高兴不起来。月华罗还是月华罗，即使相隔三千年，也依然会在她的触碰下发出银光，但它却不是一座陵墓，连一扇门，一个洞都没有。

也就是说，这时候的月华罗，还没有被人建造成陵墓，那她要怎么回去？

正当她消沉的时候，这些吃饱了没事干的老家伙还要来惹她，真是自作孽不可活，也休怪她出狠招了。

至于要怎么回去，看起来要从长计议了。

她一语落下，殿内抽气声不绝于耳，官员们个个冷汗如雨，几个胆小的甚至经受不住，当场晕死了过去。

默卡比打了一个冷战，昨夜他的儿子卡布见到了女神。出于心中敬意，他一大早就和官员们进入了月神殿，一是膜拜，二是祈福，希望借此能保佑顺利将她除之。参拜过后，片片绿叶从天而降。他也听说了这几日赫梯之人凡得到此物，都能看到红色的祥云。心下一喜，以为是女神降福，便按照叶子上的提示，默念上面的文字数十遍。等念完之时，抬头一看，果真见到了朵朵红云，宛如霞光，美不胜收。

他一直以为那是吉兆，但此刻却恍然了解到，对别人或许是吉，对他则是凶兆。

“阿尔玛女神……”他颠吐出一句，身体虚软得几乎跪下

“我还是妖女吗？”她止住笑，冷然绝凜地看着他，威慑四方。

他惊喘一声，慌忙俯首跪地。饱受惊吓的官员们也呆若木鸡地站在原地，手脚也开始发起抖。只因今早他们都去了月神殿，也看到了这片代表月之女神的圣树之叶——月华罗（西亚语之意就是，圣月之光），也看到了那瑰丽多姿，红云半天边的景色。

见她傲然立于眼前，高洁神圣，睥睨着他们。那份绝世的风华，世间女子又有几人可比拟。脑中又想到昨夜月神殿女神降临之事，惊恐交加，唇皮颤抖，只得跟着俯首跪地。

一时之间，殿中峰回路转，谁胜谁败，一目了然。

猛地，后厅的纱帘被掀起，一抹绝色倩影突现。她风华绝代，冷艳的脸

上却是慌乱无比，“不可能！”

阿尔缇妮斯抬眼望去，冷颜笑道：“怎么，战争女神和月亮女神不能同处于一国吗？”心里却是另外一句话，你终于出来了。

亚莉苍白的脸，双目黯然失色，配以红色的祭司服，更是惨淡无比。抓紧手中的权杖，硬声说道：“就凭这个根本没法证明你是阿尔玛女神。”

“哦……”拖着长长的尾音，阿尔缇妮斯缓缓拾起默卡比掉落在地上的黄金令牌。

“那为什么这个就能证明我是妖女。”

“因为我是……”她无法说下去，因为一块令牌可以说她是妖女，那么一片可以看到红云的树叶，又为什么不能证明她是阿尔玛女神？

树叶还能看到红云，但令牌能看到什么？

亚莉无言以对，怔忡地看着她，手中的权杖捏得死紧，几乎泛白了她的指关。眼见俯首跪地的官员们，她心头剧颤。

正当两人对峙之时，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两名侍卫闯入厅中，大叫着，“陛下，陛下回来了。”

亚莉手中的黄金权杖摔落在地，惊恐地望向殿门，黑眸无焦距地对上了一双残酷暴怒的绿眸。

第二章 米特女王

萨鲁·姆尔希理站立在殿门之间，满脸的杀气，绿眸阴冷无比，环视这些朝中元老，他们个个如同惊弓之鸟跪地不起。他怒意未减，反而更甚，紧握佩剑的大手，青筋仿若有生命似的跳动着。视线在接触到亚莉之时，几乎崩裂而断，怒意更是比烧开水还要烫热三分，如波涛汹涌的海浪翻滚着，额际浮动的血管像是瞬间就会爆开。即使未出一声，弥漫在他周身的暴风也已然席卷了整个大殿，涌动在空气中的是飓风般的残暴。

众官员冷汗潺潺，脑袋压得更低，几乎贴到了地面。他们明白，此刻鲜活的生命正悬于一线间，死还是生，就全凭皇帝的一句话。惊颤导致脑子也停止了转动，连迎驾的话也忘记得一干二净了，身子抖得如寒风中的树叶，屏住呼吸等待着。

立于一旁的亚莉则惨白着脸，唇上的血色尽褪，直立在地，不敢移动。看似冷静，但那双握拳而泛白的指关却泄露了一切，她比在场的任何一个官员都要惊惧。这还不足以形容此刻的心境，她就好比站在即将塌陷的悬崖上，稍一动，就会掉入万丈深渊。深重的寒意渗透了她每根神经，那利剑般的视线，令她惊颤，更令她痛苦。

阿尔缇妮斯当然不会害怕，但也没像伊斯等人因皇帝出现而松了一口气，反而是愁思万缕，美眸闪过一丝苦恼。寻思着，这下要怎么收场？

他的出现，无疑将这场女人之间的战争复杂化。瞥向一群吓得心神俱乱的官员们，以及几乎石化的亚莉，她更是愁上加愁。从没有想过要他们的命，只是想给一点教训，好让他们安分点，顺便也让自己的日子过得风平浪静些。可眼下他一脸的杀气，难保不会大开杀戒，形势已脱离了正常轨道，她要怎样才能平复这场惊涛骇浪呢？

余光突然瞥到立于萨鲁身后的奥利，乍见他一脸的忧色。她脑中困惑了起来，两人视线交汇，他暗示性地用下巴朝向皇帝。

怎么了？她蹙起眉，看向萨鲁，细看之下，发现他暴怒的神色泛着一丝疲惫，更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虚弱。他的样子似乎不太对劲，视线继续在他身上搜寻，他身上穿着一件镶金边的缎帛马甲，下身穿着黑色短裙，天气有些热

了，但皇帝却只是将他们包围，并没有下杀手。他们一时愣住了，但好在暂时保住了命，心里不免松口气了，颤悠悠地站起身。

而亚莉却身子一软，颓然地跪坐在地上。

生或是死，对她有区别吗，那双透着憎恨厌恶的绿眸，早已判了她死刑了。

萨鲁屏退了前来伺候的侍女，在阿尔缇妮斯的搀扶下坐上床沿。他褪去披风后，腹部衣服上大片的血渍显得触目惊心，金边的缎帛像是吸饱水的海绵渗出湿意。

她脸色惨白，急忙唤来卡布斯替他治疗。她这才从卡鲁伊口中知道，他一收到奥利的密报，就马不停蹄地赶回来，披星戴月，一路上都没有休息过，甚至跑死了三匹马，伤口也因此一再裂开。

这份心意，她明了。他时而狂狷，时而细腻的情意，她更是清楚，但为何他总要受伤，总要流血呢？每每看到这些，她心里就会下意识地逃避，他的爱始终让她觉得沉重。

“你疯了，会死的，知不知道。”

萨鲁轻描淡写地瞥了一眼自己的伤口，“小伤而已。”

她冷哼一声，推他躺下，和卡布斯一起用剪子剪开衣料，发现殷红一片的血渍中，还有些许发黑的渍迹，连着布料粘在伤口上，像是第二层肌肤，看来伤口不止裂开过一次，必定是血止住后，又裂了一次。她小心翼翼地撕着几乎连皮的衣料，每扯一点，都有泛黄的浓液涌出来，有些粘得很紧，要用力才能掀得下来。每到此时，她都明显感到到他身子一紧，她停下来，见他蹙着眉，咬着唇，一声不吭，脸上却蒙上一层薄汗。

见他一副死撑的模样，她便取来棉布凑到他唇边，“痛的话，咬着！”

萨鲁像是受到了侮辱，故意别开头，“一点也不痛。”

她看着他桀骜不驯的脸，想他是皇帝，一国之君，他即便是痛，也不会表现出来，更不会说出口了，或许撒把盐，他就知道什么是痛了吧。

一边的卡布斯可就没那么多顾忌了。皇帝的伤虽然是惨不忍睹，但他是医生，见惯了。他无所谓病患痛不痛，现下最要紧的就是帮皇帝治疗，见阿尔缇妮斯一副慢吞吞的样子，不知道要撕到什么时候，长痛不如短痛，心一狠，猛地用力一扯，血丝泛着黏稠的浓液顿时飞溅，伤口上结的痂也一并被他扯下。

萨鲁闷哼了一声，脸色惨白，咬牙切齿地看着他，痛得说不出一句话，只能拿眼睛狠瞪他。

卡布斯扯出一笑，顿时有种报复的快感，暗道：“你也有今天，这是帮

阿尔报仇。”

“你想杀了他吗？”她惊叫，下意识地推了卡布斯一把。老天，她光是用看就觉得痛。

被推得踉跄了几步的卡布斯，没有忽略她怒气冲冲的脸色。

“这样比较快嘛！”他摸了摸鼻子，狡辩道。

她知道自己表现得太过担心了，她必须冷淡才对，但她就是做不到。

“他是皇帝，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人，你好歹轻一点。”

听到她的话，萨鲁暗喜在心头“你在关心我？”

“躺下，你在流血！”见他又扯到伤口了，她瞪着他说道。

他听话地躺了回去，热切执著地问道，“你在关心我是吗？”

“你多心了，我是怕你死了，日子就难过了。”她不得不泼他一盆冷水，免得他自以为是。

她淡然的回答浇灭了萨鲁心头蹿起的火花，冒起了一缕名为失败的烟丝。他别过头，不再说什么。

见他不再问了，她也松了口气，示意卡布斯替他上药，走到一边，看着刚才卡鲁伊交给她的东西。

那是用黄金打造的小盒子，巴掌大小，精致非凡，上面还雕刻着手拿权杖的神像，盒盖正中央是太阳的标记。这个东西用贵重二字还不足以形容，那是一种权势的感觉。

她打开盒盖，等看清了盒中之物，不由得大吃一惊，迅速关上，她看向躺在床上的萨鲁。

原来他是为此才去卡斯城的。

将盒子放回矮桌上，她快步来到床边，见卡布斯已经包扎得差不多了，便在他耳边嘀咕了几句。他点头，收拾着医药箱离开寝殿。

殿内瞬间变得冷清，她站立在床边思索着要如何打破沉默。

首先，她必须先解决亚莉一干人的问题，这件事不解决就不能安心。她打定主意，轻拍了一下假寐的萨鲁，“放了他们如何？”

他猛地睁眼，绿眸不敢置信地看着她：“什么意思？”他认为她是疯了。

她勾起笑容，知道要和这种精明的男人说话，就必须懂得分析利害关系。

“你也很清楚，杀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参与此事的人，一个是他的妃子，其余的都是赫梯高层的官员，杀，谈何容易。

“我不是个无能的皇帝。”他坐起身，目光深沉，“擅自违抗皇命的人，死不足惜。”

“他们死了，会有多少人不平，皇帝为了一个女人杀十数个官员，不管

错在谁，都必定是流言飞语，你的脑门上绝对会扣上昏君二字。”

他挑眉，嘴角勾起一抹邪笑，伸手握住她的手说：“这算不算是关心我？”

“我在和你说正事，别开玩笑。”她想挣脱，却被他握得更紧，只能怒目瞪他。

“你对任何人都心软，唯独对我。”她可以原谅奥利的背叛，可以不怪那些想要她命的人，却唯独不肯放开心接纳他。

“这不一样。”她的确心软，但心软不能用来爱人。

“我是不是昏君无所谓，倒是你，你有没有想过，对敌人心软，就是对自己残忍。”放过他们一次，不代表他们会感恩，下一次或许会变本加厉，防得了一次，防得了下一次，或是无数次吗？

他的话不无道理，她也想过，但来到这个时代，虽然没有亲手杀过人，但间接死在她手里的人已经太多了。当叛军首领攻打米特王军的时候，就算再怎么控制死伤，也还是死了几千人，这对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人来说，是多大的罪孽。

“我不想有人因我而死！”心软也好，仁慈也好，杀人她无法苟同。

“即使我要杀，你也要阻止？”

“除非，你认为他们伤得了我。”他要杀，无非是她的安全，如果无法伤害，他们活着也不存在危险。

他轻笑，的确，以她的能力，要伤得了她，还真是难呢。在奥利的密报中，他获悉了一切，她的精心布局，运筹帷幄，着实令他惊叹。

双手突然圈住她的腰身，感叹着那么娇小的身子，却有万夫莫敌的智慧，她是个珍宝。“我深深体会到，你不是男人可以掌握的女人。”包括他。

任由他抱着，她没有推开，一是顾忌他身上带着伤，二是，毕竟那些伤大半是因为她的缘故造成的，“我生来就不需要依靠男人。”也是在暗示，她能保护得了自己，再者，身为皇帝，滥杀官员不是件好事，他也清楚，也没否认过，想杀，也不过是气头上，他只下令让奥利将人囚禁在议事殿里，就可见一斑了。

“死罪可免，活罪难饶。”想除之而后快的心情，依然存在，只不过，皇帝也有无奈的时候，她说得对，句句戳中要点，但帝王的原则和自尊让他必须给他们一点惩罚。

“这就不是我能阻止得了，你看着办吧。”看来第一件事情解决了，她松了一口气，接下来……她若有所思地看向矮桌上的黄金盒子，“你似乎还应该解释些什么？”

他随着她的视线看去，大手一拉，迫使她坐在身边，“你猜到了什么？”